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百二十六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道義。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

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

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

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

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

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徐廣曰：甌，穰也。汗邪滿車，司馬遷曰：汗，邪也。地田也。五穀蕃孰，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

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壁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希盡鞠臆，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

齊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

久不相見交然相親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及  
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持酒錯  
六博投壘相引為曹擡手無罰目貽不禁  
視前有憤瑣後有遺簪髮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  
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  
盤狼籍呈上燭滅主人留鬣而送客  
徐廣曰一本云羅  
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鬣心最歡能飲一石  
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測極極之  
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鬣為諸  
侯妻宗室置酒鬣常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  
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  
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  
喪之欲以棺椁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  
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  
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  
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  
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  
玉為棺文梓為槨楨榭豫章為題槨  
蘇林曰以六  
同故曰發甲卒為穿墻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

魏翼蓋其後趙薛三國廟食大牢奉以萬戶之邑

請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

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奉

之以瓿甕為樽銅廬為棺膏以薑薑裹馬以木蘭

祭以粳稻木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

以馬屬之六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

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

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

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

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

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戰國策曰蘇秦趙歲

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

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

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

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

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

以治楚楚王得以霸朝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

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

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

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賅枉法為姦觸大罪

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  
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  
至死以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事  
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徐廣曰在固始四百戶  
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  
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  
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  
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  
呼女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

臨檻

大呼曰陛楯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  
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  
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  
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  
羣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  
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  
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  
之易為漆耳顧難為陰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  
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溥于貶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孫

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準  
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  
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  
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  
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武帝時有所幸倡郭  
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  
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太乳母  
準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  
十匹賜乳母又奉飲脯飧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

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  
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  
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  
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  
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  
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  
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  
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  
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兒而  
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

徒乳母罰請譜之者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乘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數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縑帛檐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以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主人主左右諸郎半

呼之狂人人主一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立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宮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



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為  
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  
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  
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政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  
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  
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  
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  
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  
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  
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宴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為一

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  
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  
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  
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  
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畜雖有聖人無所  
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  
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鍾于宮  
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  
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  
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

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嗚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閣重櫺，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羹酒梁飯，大飡。臣乃言：「詔曰：『可。』已殮。」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

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寇邪，王果將十萬眾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君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徐廣曰：衛青傳封為

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

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

願白事

徐廣曰衛青傳云青乘  
說青而拜為東海都尉

將軍上車前東郭先生

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

斥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

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

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

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素知為此

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

東郭先生拜以為都都尉東郭先生又待詔公車

廣困飢寒衣敝履復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

踐地道中入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

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

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綬徐廣曰音瓜  
一音螺青綬出宮門行謝主

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

道路立名當世徐廣曰東  
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

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

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也王夫人病甚

人主悉自往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對曰

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教倉當關口

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然關東國莫

公合三年... 監生吳用... 馬

大於齊可以為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  
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  
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  
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忽鵠之  
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  
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  
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  
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  
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  
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請行在所有文學卒史王先  
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  
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  
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與俱行至官下待詔  
官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  
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為  
我呼吾君至門內還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  
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今无  
盜賊君對曰何我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  
實異昔嘗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南譽自

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  
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有人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  
何以治北海今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  
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乎安  
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  
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官府門外有詔召拜王  
先生為木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木衡都尉傅曰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  
以財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巨  
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

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  
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  
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  
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  
間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  
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  
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  
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  
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  
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

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  
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  
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  
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  
也巳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  
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  
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  
子不好煩大巫姬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  
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姬投之河中有頃曰巫  
姬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

四歲地心皆中如此考然所似

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父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  
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姬弟子是女子也不能  
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曰  
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  
西門豹顧曰巫姬三老不來還柰之何欲復使廷  
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  
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  
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  
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  
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

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  
不可以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  
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  
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為十二  
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  
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  
君所為也賢君之法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  
故西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  
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  
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

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

魏文帝問羣臣三才以水  
君德孰優太尉鍾繇曰

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為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在察則臣  
畏覺而不能欺君在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  
有取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而無取同歸者也孔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  
等以為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懸在於權衡非徒低昂之差鈞鈞之  
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按其仁者功則無以  
殊其為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  
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罔之若君  
化使民然也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  
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感化與以威察  
成不欺不可同論而比  
量更不得同論而比

滑塗刻傳六十六

卷之六十六

曰者列傳第六十七

墨子曰墨子北之燕趙曰昔曰者以合自是墨子於北方而先生之色墨子不可以北墨子亦聽此至

端水墨子不遂而反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也史記一百二十七

則古及古侯卜筮通謂之曰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

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

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

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

王聖人之道術究備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

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

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

力 十 水 十 力

六 公 六 公

八 公 八 公

德 德



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上肆中天新兩道少人  
司馬季主間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曰  
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  
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  
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  
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  
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  
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  
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  
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

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汚長  
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  
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  
之汚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  
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  
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  
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汚也司馬季主  
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  
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  
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

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汚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熾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賔正徐曰客族請之實人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求長官謂之正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逞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士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

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托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

弘治三年 卷之二 益主長用行寫

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徐廣曰式音拭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

外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徒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十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

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  
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  
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  
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  
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徐廣曰一作險莫大於此  
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  
道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三言而知之哉言  
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能與燕  
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  
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且德順以除群害以明

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與公之等鳴鳴  
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實誼忽而自失甚乎  
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搆衣而起再拜而辭  
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去半伏軾低頭卒不能  
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  
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  
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小見奪精徐廣曰言所矧  
故精而要之王為人主計而不安其身無所處此相去  
精精未所以事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所謂無名者萬物  
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興必以安或危莫知居之

我與者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徐廣  
作日未嘗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  
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墜馬夢誼不食毒恨而  
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書者多不見于篇及  
至司馬季主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  
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靜足其衣冠而當鄉  
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結來卜對之顏色嚴  
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

舞澤者者居民間開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  
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  
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  
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  
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為上貴次  
之既貴各各學一技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  
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  
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  
氏以相牛立名能以技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  
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

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寧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定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為郎時，與太卜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日者列傳卷第六十七

龜策列傳卷第六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八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以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使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一作革。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弃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

常寶藏其善其大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  
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史疑無不見其設稽  
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  
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  
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  
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上官  
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直國日少呂后女主  
孝文孝景因龍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  
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夫至今上即博開藝  
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

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

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攘一作襄襄除也南收百越卜筮

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

彼而着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

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

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

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

怨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軒窮亦誅三族夫捷策

定數徐廣曰捷音達一作達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

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求周公卜三龜而武王

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  
卜得黃帝之兆左傳曰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

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  
背周室卜而龜逆左傳曰靈王十一年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詢終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卑余也自取之然

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  
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

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違稽疑  
五謀而卜筮居其三丑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

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  
遊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領與蓮聲相近或假借字也著百莖共一稜徐廣曰劉向云

龜千歲而靈著且日年而一本生百莖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

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  
衰養老豈不信哉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

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  
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

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史吉凶略闕其要故作龜  
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

太上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上事  
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

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下有神龜所



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  
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籊燭此地徐廣曰籊籊也

蓋然火而籠罩其上也音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

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

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著昔生

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

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著莖長丈其叢生滿

百莖方今世取著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

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著長八尺即難得也人

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

用矣記曰能得石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

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

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

八曰玉龜凡八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爻云云

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

必滿尺一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大珠玉

寶器雖有所深藏必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

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徐廣曰

白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為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

江海藏於蚌中蛟龍伏之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蛟龍屬也音決王者得

之長有天下四事。賓服能得百莖著目并得其下龜。以上者百言百世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淮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平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臙骨穿佩之。徐廣曰臙音乃毛反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七忽臣為郎時見萬畢吞朱衣傳。三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

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

徐廣曰子一作于

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上正。

徐廣曰正長也為有土之官長

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幡杆。

徐廣曰一孤反

林中者齋

戒以待誕。然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徐廣

曰能一作被

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

不敬歟。

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

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道。孫問者曰

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

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

議欲遺去人教殺之。勿遺遺之破人家。龜見夢曰

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  
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  
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  
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

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  
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  
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  
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  
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薨、見一丈夫

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

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  
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  
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  
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徐廣曰式音勅仰天而視  
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  
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  
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  
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  
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  
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

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

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  
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  
籍視園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為豫且泉  
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  
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莊子言得白龜圓五尺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  
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  
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  
風雨晦冥雲蓋其五采青黃雷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  
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  
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

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  
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  
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  
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  
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  
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  
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  
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  
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明於  
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

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  
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  
以我為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  
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為不仁  
上為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禁何勿  
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奇不歸天與  
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進至蒼  
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  
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  
仇自以為為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渝若為

活軍風而揚埃蝗蝻暴生百姓失時王得仁義其  
罰必來此無佗故具出亦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  
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嘆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  
謀莫不暴卒取人之有以自為寶莫是不強乎寡人  
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強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強之  
身死國亡今我聽子之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強之  
道江河為湯武義為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害寡  
人狐疑安事此嘗越鵠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  
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為山高而不壞地  
得為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

忠信而不如誕廣曰誕一作或醜惡而宜大官或

美好佳麗而為而不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

冬夏或暑或寒天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

其時使然故令夫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

為暴強暴強有知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

大王聽臣臣請志言天出五色以辯白黑地生

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

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忽忽疾疾

一作病通而不相擇妖數見傳為單簿聖人別其

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雄雌布

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穀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

內經問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

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以

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鉏之耨之

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強不

至故曰田者不强困倉君不商賈不强不得其贏

婦艾不强布帛不精官御不强其勢不成大將

強在不使令侯王不强設世無名故云強者事之

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強無不有也王

以為不然王獨不問二積復堆出於昆山

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鸚石、梓、蚌、蚌按廣音鸚音子、傳、寶、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梓、蚌於海也。自以為強，不過得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必，寶者無患。今龜使蔡、趙、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劉、是、元王曰：不然，實人間之諛者，禍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至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

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強，誇而目巧，教為象。即禮記曰：目巧之室，鄭玄曰：但用目巧。善意作室，不由法度。許慎曰：象，牙即。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王之器。象箸而羹，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脰。所音也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

治三年... 昌

投之石室將以昔至明陰競活之一作廣曰競與之俱

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

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

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即自殺

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

人念其如此勝如涪湯徐廣曰涪音一作沸是人皆富有

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馱時舉事而喜

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

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

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

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

兵革為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

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功分爭自是暴強也故云

取以暴強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

化鬼神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賓服民

眾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

春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桀

紂為暴強也固以為常桀為瓦室世本日昆吾作陶張

瓦蓋是昆吾紂為象即徵絲灼之務以費民賦斂無

為桀伴也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為囊囊盛其血與

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為囊囊盛其血與



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強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威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強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候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

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道至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刺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刺支上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富邦福重寶徐廣曰福音副藏也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徐廣曰牛革桐為散也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強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二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

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火剝刺  
 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  
 全至身而變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  
 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  
 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拜名畫射不  
 如雄渠逢蠱門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弦没羽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蒙門子也巧劉  
 禹名為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  
 母椽又柰何責人於玉孔子聞之曰神龜無吉凶  
 而骨直空枯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  
 引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辱於鵲郭璞曰鵲能制虎見鵲仰

以葉立公葉

地淮南萬畢曰鵲令蟻反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郭璞曰  
 騰者蟻憎其惡惡之也  
 蟻蛆似蝗大腹食蛇腦也  
 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栢為百木長而  
 守門問日辰不全故有孤虛甲乙謂之日又白謂之辰六  
 戊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甲戌申中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甲子  
 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即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  
 即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即為虛甲寅旬中無  
 子丑子丑為孤午未即為虛卯辰卯辰有風后孤虛二十卷  
 黃金  
 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  
 有所據固有所數亦有所踈人有所貴亦有所不  
 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  
 不成三瓦而陳之徐廣曰一云為屋成欠三及而棟之也以應之天天下  
 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五  
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  
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謂諫王留神龜以為  
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各所從來  
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十一月 中關內 四月

首仰 足開 胎開 首僂大 五月 橫吉 首僂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曰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

暮昏龜之徵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

常以月旦被龜先以清水澡之以郊被之乃持龜  
而遂之若嘗以為祖徐廣曰一作視人若已卜不中皆被之  
以郊東向立灼以荆若剛木土徐廣曰一作十一郊指之者三  
持龜以郊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郊煇黃被  
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  
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  
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徐廣曰音寗龜也灼鑽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

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徐廣曰一作止各三即以造

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夫子玉靈荆灼而心

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刺徐廣曰音策  
 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身徐廣曰行一作身其欲求某  
 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是收  
 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  
 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知神龜之靈  
 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貞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  
 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脰內外自隨  
 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 九首上開內外交 身

節折不死首仰足脰卜病者崇曰今病有崇無呈  
 無崇有呈兆有中崇有內外崇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不  
 得呈兆首仰足脰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  
 不得首仰足脰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令其將卒若干人往擊  
 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脰首  
 仰身首徐廣曰一作簡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遷行足胗首仰若橫吉  
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胗有外不見足開  
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胗胗勝有外來見足  
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胗首仰不來足開  
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胗外首仰不去自去  
足胗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言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  
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  
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  
垂不孰足胗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胗身節有強外不疫  
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  
足開身作外強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  
首仰身節折足胗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  
仰足胗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胗內外相應不得  
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胗  
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  
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  
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命曰  
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曰瘳  
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父母  
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  
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  
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  
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疾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  
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

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盼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

得漁獵不備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不霽故其甚字皆為首世問之曰世問者仰也故定以為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盼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盼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  
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  
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  
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凶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  
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  
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見吉請  
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脰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  
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  
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  
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  
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  
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  
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毋



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  
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  
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  
雨霽齊雨霽齊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  
不相見聞次四不來徙官徙居家室有憂居家室  
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  
盜雨不雨霽齊不霽齊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  
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  
疫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齊不霽齊吉  
命曰首仰足盼內高外下以上占病病者甚不死繫  
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  
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家室有憂無傷也居  
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  
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齊不霽齊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  
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

來擊盜血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不徙官不徙居家  
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  
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  
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  
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  
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  
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

行來不來擊盜血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家吉不久  
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  
行人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不來擊  
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見貴  
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  
霽大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父母傷求財物買臣  
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

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言歲稼  
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  
命曰首頭足胗外高內下下有憂無傷也行者不  
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告交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官  
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者久母傷言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擊者吉  
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者其死擊者出有憂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

行來不來擊手盜無案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  
吉歲惡民疫而死歲中毋兵毋貴人不吉行不  
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  
崇擊者出有真案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  
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  
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  
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胗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  
擊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

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  
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  
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  
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自擣掬仰上柱上柱足足盼以  
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  
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  
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  
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盼內外自隨上憂病者甚不死居官  
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狂上來者上日即不至未來卜  
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  
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  
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  
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內自舉足胗以上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

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下有求得病

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

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上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

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上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行

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吉

此狐貉以有上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

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

真不憂

此交徹以上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

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形身節折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

有難望行者不來行行爽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上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

母罪難出行不行來未來自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揄仰首俯以下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

難出母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或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上病者上

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胛內目舉外自垂以上病平日不

死其一日乃死為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

占龜未已急死上輕失大一日不死首仰足胛

首仰足胛以下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

母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

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胛

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胛者不至行者足

胛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胛者不得繫者足

胛不出開出其下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龜策列傳卷第六十八

世

月谷行

